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 人物

蘇彥博：男。約 30 歲。

黃心怡：女。約 30 歲。

蘇父：蘇彥博之父。名為蘇正清（全名只會出現在書法落款處）。

蘇母：蘇彥博之母。

黃父：黃心怡之父。

黃母：黃心怡之母。

## 時空

自 1999 年十二月到 2000 年夏天的臺北。

## 說明

在適當情境中，黃父、黃母、蘇父與蘇母在語言上除了華語，也可以考慮使用臺語，或是華語、臺語交錯使用。

## 第一場： 1999年十二月中

（心怡家。黃父看著電視，電視上播著 2000 年總統選舉造勢的報導，但是聲音很小。黃父看得入神。電鈴響，黃母出去。黃父起身，看似在檢查門窗，把門窗皆鎖上。不久，黃母敲門，按電鈴。黃父不動，心怡現身，開門。黃母進，心怡拿著包裹進，將包裹拆開。）

黃母：（對黃父）你剛剛……算了（欲言又止。對心怡）又是書了？（頓）是什麼書？英文的書？考試要用的？

心怡：爸看電視怎麼聲音都開那麼小聲？

黃母：哎喲，拜託，新聞看來看去都那些，而且很吵耶。

心怡：（對黃父）聲音不開大一點嗎？

（黃父不回答。）

黃母：人家喜歡就好了，管那麼多。

（心怡欲離場，沒有把拆掉的包裹收走。）

黃母：喂，垃圾放在桌上自己收走。長那麼大了還要別人提醒。

(心怡把裝書的紙盒收走。)

黃母：家裡就是要保持乾淨，又不是住旅館。好像妳媽就只是幫妳打掃旅館房間的掃地阿姨。

心怡：收好了啦。

(心怡離場。黃父依然專心看著電視。)

黃母：新聞播來播去都那些，有什麼好看的？

黃父：不會呀，我覺得很好看。

黃母：又都是選舉的新聞……(頓)聽說板南線在聖誕節之前會通車，要不要跟心怡一起去嘗鮮一下？你還記得之前淡水線剛通車的時候，我們不是也一起去坐過？臺北真的變了好多……臺灣也是。二、三十年前哪能想像有什麼總統選舉，把臺灣變成……(頓)欸，你剛剛忽然把門鎖起來，還好是心怡在家，不然我要怎麼進來？

黃父：出門就是要把門窗鎖好。

黃母：出什麼門？我只是去拿個包裹。

黃父：(堅定地)門窗就是要鎖好。

(沉默。心怡從房間出來。)

心怡：你們剛剛在聊什麼？

黃母：就聊到捷運要通車啦，聖誕節前，我想說……

心怡：喔——板南線喔？那應該會人擠人吧？臺灣人就是愛一窩蜂，真的很受不了。(頓)對了，妳剛剛要說什麼？

黃母：……我是說，妳聖誕節有什麼打算嗎？

心怡：彥博有約我了。

黃父：博彥嗎？

心怡：是彥博啦，不要每次都叫錯別人的名字。

(黃父又起身檢查門窗。)

黃父：都鎖上了嗎？

心怡：都鎖了都鎖了。剛剛還把媽鎖在外面你都不知道？

黃父：門窗就是要鎖緊。

黃母：都鎖緊了，我們都檢查過了。

(黃父繼續看電視。)

心怡：(對黃母)欸，昨天跟 Emily 吃飯。她都在英國念完書工作一陣子回來了。結果妳知道她跟我說什麼嗎？她說她好不適應臺灣……怎麼會有人說這種話？我不懂……

黃母：Emily 是……大學同學啊？

心怡：對呀，她人在英國的時候也沒特別聯絡，沒想到還記得我。

(頓)妳沒注意到有新的茶葉嗎？就是 Emily 送的。我還以為妳有泡，想說已經被打開了。

黃父：是我泡的。(頓)很好喝。

(黃父喝了口茶，繼續看電視。)

心怡：還有嗎？

黃父：廚房裡面應該還有。

心怡：喔，好……

黃母：英國茶噢，感覺應該不錯吧，英國下午茶不是很有名？

心怡：大概吧。

(沉默。黃父離場。)

黃母：真不知道那些選舉的新聞有什麼好看的。

(頓。)

心怡：有件事情要跟妳說，最近我跟彥博聊到，或許可以安排時間跟他的父母見個面。

黃母：可以呀。看決定什麼時間地點再跟我說，都方便。

心怡：這是爸第一次跟他們見面。

黃母：(笑)我知道呀。(頓)妳有跟彥博說到家裡以前的狀況嗎？

心怡：當然有呀，都相處那麼久了。

黃母：爸爸的狀況在不同時期都不一樣，沒講清楚會給人家留下錯誤的印象。

心怡：我說得很清楚。

黃母：那他怎麼說？

心怡：他沒說什麼。他只問我在意嗎？

黃母：那妳怎麼回答？

心怡：我比較在意他爸媽會怎麼想。

黃母：爸爸的情況會穩定下來的。

心怡：妳是不是又沒給他吃藥？

黃母：他沒事了吃什麼藥？一直吃對身體不好。

心怡：這樣叫作沒事？沒事會忽然把妳關在外面？

黃母：還不是要幫妳收包裹，那以後包裹妳都自己去收，我才不要當妳的傭人。

(沉默。)

心怡：所以見面的事情呢？

黃母：我再來想要怎麼安排。

(沉默。)

心怡：不會怎麼樣吧？

黃母：什麼東西怎麼樣？妳這樣講話我怎麼聽得懂？

心怡：沒事……

黃母：對了，彥博不是有個哥哥在美國，他怎麼樣了？

心怡：聽說娶了個美國太太。

黃母：妳之前是說他大學之後就過去留學了？

心怡：對。

黃母：……這樣彥博有沒有可能之後也去美國呀？

心怡：如果我們去的話呢？

黃母：妳想去嗎？

心怡：……我認識的人都在國外了。

黃母：所以妳英文考試要好好準備。（頓）我不是要給妳壓力，也知道妳不想多說是想要自己準備。（頓）總之，妳想做什麼，我都會支持。

心怡：我在考慮……申請美國的电影學校。

黃母：電影學校？哪一間？

心怡：還不確定，都先申請看看。妳覺得意外嗎？

黃母：不會啊，之前妳不是也……

心怡：那妳會覺得可惜嗎？如果我把學校的行政辭掉？

黃母：問我？妳不覺得就好了。

（心怡笑。沉默。黃父拿著兩杯茶上場。）

黃父：試試看。

心怡：噢，謝謝……

（黃母與心怡喝茶。）

黃母：好香噢。

心怡：真的。

黃母：啊！

心怡：幹嘛啦？

黃母：我忘記我晚上不能喝茶喝咖啡了，會睡不著。

心怡：哎喲，妳才喝一口。而且是爸特地泡的。

黃母：那再喝個幾口就好。

（黃父繼續看電視。）

黃父：（彷彿陷入回憶）他在選市長的時候啊……我還有去幫忙監票，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要準備一支手電筒，就是怕會停電，也不能喝水，不能去上廁所，眼睛要一直看著票櫃，一直看，一直看……

心怡：（對黃母）「他」指的是誰啊？不會是陳水扁吧？

黃父：然後啊，有一次政見發表的時候，他的對手居然自稱是臺灣水牛，他就回說水牛會亂吃草，對方就說他這隻水牛不會亂吃草，結果他說這隻臺灣水牛會被國民黨牽著鼻子走，哈哈哈。

心怡：（對黃父）「他」是誰啊？（對黃母）「他」到底是誰啊？

黃母：以前的臺北市長……很久以前了……

黃父：最經典的一次啊，是他在發表政見的時候大叫說：「我要把總統府上面的國旗拔下來！插在南京的總統府上！」

心怡：（又疑惑又覺得好笑）南京的總統府！

黃父：我要把總統府上面的國旗拔下來，插在……

（黃母把電視關上。）

黃母：可以了。很晚了，選舉的新聞也看夠了。（頓）不要太晚休息。

(黃母離場。)

心怡：爸……

黃父：怎麼了？

心怡：……茶很好喝。

黃父：妳不怕睡不著？

心怡：(笑)我都習慣睡覺前喝咖啡的，這茶算得了什麼？(頓)  
謝謝。

(傳來奧黛莉·赫本所唱〈Moon River〉的音樂聲。)

黃父：什麼聲音？

心怡：大概是媽又在放音樂了。(頓)爸，你最近是不是有來  
臺大？

黃父：臺大？臺大，噢，只是過去走走。

心怡：下次要來的話可以先聯絡我呀。

黃父：只是去走走，走一走……以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舟山路  
那邊都還有房子……

心怡：有，你有說過。

黃父：椰林大道……還有杜鵑花……妳媽年輕的時候，在杜鵑花  
盛開的時候，我們會……(失神)他們都去美國了，去美  
國了……只有我們……

心怡：我們什麼？

黃父：我剛剛說了什麼？

心怡：椰林大道，杜鵑花，去美國。

黃父：噢……嗯……(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沉默。)

## 第二場： 1999年聖誕節前夕

（臺北天母的咖啡店。傳來奧黛莉·赫本所唱〈Moon River〉的音樂聲。）

心怡：欸，這首是我媽最喜歡的老歌之一。她平常沒什麼特別的興趣，就是喜歡聽老歌。

彥博：對我們而言的老歌，對妳媽來說，或許是她青春的回憶。

心怡：對耶，天啊，你說得好有道理。（頓）天母果然很有美國的感覺。如果在美國過聖誕節不知道會是怎樣的氣氛？

彥博：那就看妳申請學校的結果怎麼樣囉，搞不好明年就有機會。

心怡：資料都寄了。大概就等過年後吧，有通知的話。（頓）對了，我有跟你說過算命的事嗎？

彥博：不確定耶，哪一次算命？

心怡：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有去算過一次，問說之後有沒有可能出國繼續念書或是工作。

彥博：對，話說妳那個時候也有申請過……那算命的怎麼說？

心怡：他說三十歲左右會有機會。

彥博：所以……這樣應該算準吧？

心怡：可是對方要我注意一件事情。

彥博：是……？

心怡：他叫我不要碰政治，不然會有影響。（頓）我當時就想，天啊，我看起來像是會碰政治的人嗎？

彥博：不像啊，那就沒什麼好擔心的啦！

心怡：可是你不覺得很怪嗎？

彥博：哪裡怪？

心怡：「不要碰政治」這五個字從一個算命的口中講出來，就讓人覺得莫名其妙……怪。

彥博：……會不會跟他的年紀有關？

心怡：不知道。唉，要是臺灣是美國的一部分就好了，就不用煩惱那麼多問題。

（兩人笑。）

彥博：對了，上次說的見面的事……所以妳媽就決定由她來安排？

心怡：嗯，她說先在家裡喝個茶，她也先請一個認識的店家留了位子。

彥博：我看過伯父幾次，都感覺不太出來什麼……有什麼太大的……

心怡：我小的時候可不是這樣。（頓）你有跟你爸媽說嗎？關於這方面？

彥博：我沒說。

心怡：幹嘛不說？

彥博：我看就沒事嘛，特別說出來很奇怪。除了經常叫錯我的名字之外……

心怡：沒事的話當然很好，但是最近……

彥博：最近怎麼了？

心怡：沒事。（頓）不過最近你來的時候，你跟我爸都在他的書房裡講些什麼啊？看他好像很喜歡跟你講話。

彥博：他會問我有沒有讀過三民主義。

心怡：三民主義！你認真的嗎？

彥博：真的啦，騙妳幹嘛？

心怡：還有呢？

彥博：還有國父思想……噢，他上次還問我認不認識那個……殷什麼……

心怡：殷什麼？

彥博：我真的完全忘了，然後妳爸就跟我說了一長串東西……妳那麼有興趣下次也一起進來啊。

心怡：（立刻反應）我不要。

彥博：不要就不要，幹嘛反應那麼誇張。

（心怡笑笑，不置可否。）

心怡：啊，有個荒謬的問題要問你，就是那個……話說你爸跟你媽到底是做什麼的？

彥博：是滿荒謬的，我們都交往多久了？

心怡：只知道他們是退休的公務員就夠啦，誰會有興趣知道那麼多細節啊？只是想說雙方父母要見面，才忽然發現我居然都不知道。

彥博：喔……我爸好像是法官吧。

心怡：「好像」是法官？我說這位先生你的荒謬程度也不遑多

讓啊。

彥博：因為他最早的時候好像不是，不過應該是類似的工作，後來才……不過我真的不太清楚，只是印象中有聽過他們在講。然後我媽在國史館……

心怡：也是好像？

彥博：這個我比較確定。

心怡：唉，好，知道了。

彥博：他們也不會在家裡多講什麼工作的事……這樣是正常的吧？

心怡：算吧。何況都退休了。

彥博：我是知道妳媽之前在國中教書，也僅止於此。至於妳爸嘛……

（心怡無意多說。）

彥博：不過……妳爸之前是因為什麼才變成像……那樣？

心怡：受到意外的刺激……我媽是這樣說的。

彥博：可是精神方面的東西，總是有個具體的事情還是什麼的吧？

心怡：我不知道……

彥博：妳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

心怡：怎麼忽然問那麼多？

（沉默。）

心怡：其實我跟我爸一直都有一種莫名的陌生感。有好幾次在臺大裡面看到他，都不知道要不要打招呼。



彥博：他是妳爸耶，有什麼好猶豫的？

心怡：他也不是來找我的。他在那邊走路的樣子，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好像隔著一層玻璃。（頓）而且他最近……他最近會一直檢查家裡的門窗有沒有關緊。

彥博：怎麼會這樣？

心怡：不知道。（頓）難道會是選舉的氣氛嗎？他一直都在看選舉新聞。

彥博：有些人是真的比較容易受到影響。

心怡：我應該有說過吧，我覺得我大學之前的生活好像是一片空白，我幾乎想不起來我到底是怎麼生活過來的，除了……

彥博：除了什麼？

心怡：我唯一記得的，就是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有跟他玩過鎖門窗的遊戲。

彥博：遊戲？

心怡：小時候沒想那麼多，就覺得那是一種遊戲。

彥博：那後來呢？

心怡：沒有後來，後來我就長大了。（頓）在臺大念書的時候，其實偶爾會看到他出現在校園裡面。

彥博：……妳之前都沒說過。

心怡：我沒說過嗎？那個時候他在當清潔工。（頓）其實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一份工作，但是我沒多問細節。

彥博：妳媽總該知道吧？

心怡：她說是我爸自己找的工作，因為他可以找的工作也不多，這是他想做的，剛好也有些清潔公司會提供機會給這種……（不想多說，打斷自己）我媽還說，他去面試的時

候還特地裝扮了一下。

（沉默。）

彥博：我可以問一下……所以妳爸以前是念臺大嗎？

心怡：……他是。

彥博：噢……

心怡：噢什麼噢？

彥博：覺得反差滿大的。

（沉默。）

心怡：我好像一直有一種想要離開這裡的欲望，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想法，這個念頭……

彥博：離開這裡？

心怡：這裡——臺灣——為什麼我的朋友同學們都可以出國，我卻只能一直待在臺灣，而且還是待在原本的學校裡做行政工作……？

彥博：又沒什麼不好，妳這種比較的心態跟中學生很像欸。

心怡：那些聯考分數比我低的人都可以了，憑什麼我不可以？

彥博：我就說吧，就是這種想法。

心怡：我沒有在比較，我真的沒有在比較……

彥博：但是妳就是在比較啊。

心怡：……該不會我的人生就要這樣結束了吧？

彥博：什麼東西啊，講得那麼誇張，而且以現實來說——妳已經

在往國外的目標前進啦。(頓)不過很開心，妳今天說了這些。

(遠方傳來煙火的聲音。)

心怡：真的嗎？

彥博：真的啊。

心怡：(注意到煙火的聲音)有人在放煙火。

彥博：有人在放煙火。

心怡：真漂亮。

彥博：真漂亮。

心怡：幹嘛學我說話？

彥博：幹嘛學我說話？

(兩人笑。沉默。)

彥博：(拿出準備好的聖誕禮物)送妳的，Merry Christmas。

心怡：(收下聖誕禮物) Merry Christmas。

## 第三場： 2000年一月

(彥博家。牆上掛有兩幅書法作品，一幅寫有「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另一幅寫有「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同時可聽見從書房流出的心經誦經聲。蘇母插花，彥博看著牆上的書法。)

彥博：爸學書法學多久啦？

蘇母：很久了，退休前就已經在學了。(頓)怎麼忽然問這個，平常看你對你爸也沒什麼興趣。

彥博：嗯……就隨口問問。

蘇母：不過會主動關心就是件好事。你直接問你爸他會很高興的。(頓)倒是你看我學插花學了那麼久，好像也很少說過什麼讚美的話……

彥博：噢，我自己沒發現。(頓)妳需要嗎？那我應該說什麼？

(頓。觀察了一下蘇母的花作)很漂亮。

蘇母：噢，是喔，謝謝。

彥博：我以為妳很有自信不需要別人說什麼。

蘇母：自信是有自信，但是好聽的話還是可以聽一下。

(蘇母把完成的花作放到適當的位置上。)

蘇母：之前你爸在工作的時候，剛好有位學長會書法，就跟著去學了，一開始只是想說當成一種交際的方式，沒想到後來還真的變成了興趣。（頓）怎麼了，看你有事要說？

彥博：就是跟心怡家人見面的事……

蘇母：噢，對，不過最近快過年了，可能要等過年後了。（頓）心怡自己工作應該也在忙吧？她不是也在準備出國嗎？還好嗎？

彥博：說是大概過年後會有消息。

蘇母：她那麼優秀，一定沒問題的。不過既然要出國，在出國前把該處理的處理一下也好。

彥博：我們是想說登記就好。

蘇母：不宴客嗎？跟你哥一樣？那怎麼行！你爸那邊那麼多親朋好友長官上司師兄師姊，要是他們知道這次又這樣——

彥博：心怡說她不想。

蘇母：為什麼？

彥博：他們家好像沒有在跟什麼親戚朋友往來了。

蘇母：……怎麼會？（頓）真是奇怪，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彥博：這方面她有點神祕。

蘇母：難怪我一直覺得心怡身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這你不要跟她說，我只是想到說說而已。

（蘇父從書房出來。）

蘇母：剛好你出來了，正好才說到要跟心怡父母見個面的事情。

蘇父：噢——你們去安排就可以了。

蘇母：每次都說你們去安排就可以了，聽起來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蘇父：哪裡不關心？只是我關心的層次不一樣。上禮拜去中台禪寺惟覺老和尚那裡，他才開示說佛教參與政治，叫做動中修行。我們是國事、佛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彥博：直接說支持國民黨就好啦，講那麼多。

蘇父：就佛教的世界觀來看，選舉其實也只是眾多因緣當中的一種，佛教徒應該要主動站出來替臺灣修福報，投給有福分的人。

彥博：這種說法……有差嗎？

蘇父：臺灣過去之所以可以安定五十年是誰的功勞？這種福分當然要珍惜。

蘇母：總之你爸的意思是，講選舉輸贏太 Low 了，重點是業力福報的問題。

彥博：但是我今天才看到新聞說媽祖支持宋楚瑜耶？

蘇母：唉，越接近選舉荒謬的事情就越多。之前才看到報導說什麼情侶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喝醉酒之後吵著吵著跑去跳崖，還有什麼人妻拋下丈夫去追逐自己心儀的候選人……真的是很誇張。

（彥博手機響。）

彥博：接個電話。

（彥博離場。）

蘇母：彥博剛剛說心怡家那邊不想宴客，之前彥均也是這樣，在美國就直接登記了，好像我們都只有被告知的分。

蘇父：彥均一直都很忙吧。他不是考慮要離開美國，準備要到中國大陸去，說是美國汽車產業正在下滑，未來的機會還是在大陸。

蘇母：對呀，哎，比起彥博，彥均還是比較有在想自己的未來，大學要念什麼都自己決定，連太太都娶了，還是個美國人，要是快點有孫子就好了。至於彥博啊……

蘇父：當初畢業他說他也想去美國，還不是因為妳想把他留在臺灣。

蘇母：他才不是因為我，是因為心怡那個時候獎學金沒考到才沒去的。

蘇父：但妳不也鬆了一口氣嗎？

蘇母：真是奇妙，好像每個在臺灣的人都有一個美國夢？從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

蘇父：哪有每個人都想去美國？像我就沒有。

蘇母：畢竟你是要表現自己的忠黨愛國，不過對於自己的小孩倒是巴不得一出生就把他們送出去。

蘇父：彥均出國那天妳還記得吧？時間過得真快。

蘇母：是啊，好像才一眨眼，就要下一個世紀了。

（沉默。）

蘇父：話說，最近書法班的人有問到妳的近況。

蘇母：怎麼了嗎？

蘇父：他們想跟花藝班辦一個聯展。

蘇母：那很好呀。

蘇父：他們想問妳會不會有興趣參加。

蘇母：應該不會吧，我現在覺得改學日本花道滿不錯的。他們應該不喜歡小日本的東西。

蘇父：小日本？

蘇母：他們不是都這樣說嗎？大中華，小日本。

蘇父：我聽都沒聽過。

蘇母：我知道他們心裡在想什麼。（頓）當初把你介紹到書法那個圈子也是靠我在插花時認識的一些太太們，要是你不多去 social 一下，會有你後來的好日子嗎？

蘇父：是是是，我不是一直都表現得很好嗎？

蘇母：是嗎？剛開始在法庭工作的時候……算了，總之，也不用改朝換代了都還在跟他們好。

蘇父：改朝換代？選舉結果都還沒出來，更何況改朝換代又怎麼樣？不過換了個頭，身體還不是一樣？

蘇母：我根本沒什麼言外之意，幹嘛那麼敏感？不過以前上插花課的時候啊，那個老師會這樣：（模仿之前花藝老師的口氣）「插花的時候，要感恩尊重生命愛，老師不是有說嗎？要懂得捨得，彼此成就，有捨才有得，插花是這樣，人生也是這樣……同學妳這個作品有很多圓形，就好像我們都有很多緣分……」（笑）什麼跟什麼！越想越荒謬。

（彥博上場。）

彥博：那個……我剛剛在廚房好像有看到蟑螂……

蘇母：蟑螂？

（蘇母離場。從廚房傳來拍擊的聲音，還有蘇母叫著：「打死你，打死你」的聲音。）

彥博：明明已經有一陣子沒看到蟑螂了。

蘇父：大概又是從哪個水管爬上來的。

彥博：天啊，好噁。

蘇父：你是沒打過蟑螂嗎？

彥博：都是媽在打。

蘇父：也是，她平常殺生殺習慣了。

彥博：殺生？

蘇父：插花把花剪來剪去不算是一種殺生嗎？

彥博：剛剛看她剪得很快樂。

蘇父：那你去唸一下往生咒。

彥博：往生咒？什麼往生咒？

（蘇父唸起往生咒。）

彥博：等一下，我記得之前打蟑螂都不用唸往生咒，為什麼現在要開始唸？

蘇父：那是之前不夠講究。而且唸往生咒，可以把功德迴向給冤親債主，平常沒事也可以多唸。

彥博：喔……（看著牆上書法作品）那個……這些書法……看久

了好像別有一番味道。

蘇父：（笑）那是當然的。書法班的人說明年春天要辦一場展覽，我想可能會用到這些作品。

彥博：展覽？聽起來很厲害，我不知道原來……

蘇父：我沒說你當然不知道。那……剛剛有聽媽媽說到你跟心怡的事。人生又到了另一個階段，果然是冥冥之中自有上天保佑，要記得向無形界表示感恩。其實有很多神明就在我們身邊辦公……

彥博：喔……（向四周）辛苦各位了。但是有形界也很重要吧？

蘇父：那是當然！我懂，有什麼問題儘管開口，只要是爸爸辦得到的，一定會啊，這個……

（兩人好像找不到話題。）

彥博：那……剛剛說到往生咒，要教我嗎？

蘇父：對，往生咒。那你跟著我唸。

（蘇父教彥博唸往生咒。）

## 第四場： 2000年三月上旬

(心怡家。)

黃母：彥博他們家應該喝茶吧？

心怡：不知道，應該會喝吧。

黃母：妳認識他那麼久，他都沒喝過茶嗎？

心怡：印象中都是喝咖啡。

黃母：不過這茶滿好喝的，應該沒問題吧。

心怡：哎，搞不好人家根本不在意。不用把自己搞得神經兮兮的。

黃母：也是，哈哈。

心怡：倒是爸，之前跟他說今天的事情，他好像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黃母：就平常心吧。

(電鈴聲。)

心怡：我去開門。

(心怡離場。不久後跟彥博、蘇父、蘇母上場。彥博手上提著伴手禮。)

彥博：伯母好。(對蘇父跟蘇母)這是心怡媽媽。

蘇父/蘇母：妳好。

黃母：坐啊坐啊，先坐下來聊。

(眾人就座。)

彥博：(拿出伴手禮)這是咖啡跟瑞士卷。咖啡是我哥的太太從美國寄過來的，瑞士卷則是最近很火紅的那家。

黃母：喔，對，這家最近好像真的很紅。

蘇母：剛好有認識才買得到。(頓)只是咖啡不知道你們平常喝不喝？

黃母：喝啊喝啊。

蘇母：那就好……拿過來之前稍微猶豫了一下，但是彥博說沒問題。

黃母：那你們喝茶嗎？

蘇母：喝啊喝啊。

黃母：那就好……我們也是稍微猶豫了一下。

蘇母：(禮貌性笑了笑)噢……

心怡：那我們先去準備一下。

蘇母：不好意思——

蘇父：麻煩了——

(心怡跟黃母拿起伴手禮袋子離場。蘇父、蘇母與彥博在場上，沉默。蘇母看了看四周，發現了很多六、七零年代的唱片。)

蘇母：哇，心怡家很多老歌的唱片——好像都是我們年輕時候流行的音樂。

彥博：聽心怡說聽老歌是她媽媽的嗜好。

蘇母：真的很多——有姚蘇蓉的〈今天不回家〉，還有〈家在台北〉、〈像霧又像花〉——這裡還有不同版本的〈Moon River〉——（對蘇父）我們多久沒聽這些歌了！

蘇父：噢，是啊。彥博知道這些歌嗎？

蘇母：〈今天不回家〉總該知道吧！

彥博：哪首啊？

（蘇母哼唱了一段〈今天不回家〉。）

彥博：喔——我知道我知道——

蘇父：喂，我們現在是在別人家。

蘇母：一興奮起來差點忘了。（頓）不過，怎麼好像沒看到心怡的爸爸？

（黃母跟心怡端著茶跟瑞士卷出來。）

黃母：大家不用客氣呀——

蘇母：剛剛才在說你們家有好多我們那個年代的唱片，好令人懷念——

蘇父：那個年代啊……臺灣經濟剛要起飛的時候……

蘇母：是啊，靠著美國人 Uncle Sam 的錢。

黃母：噢……大概是吧？我不會去記這種經濟啊，政治什麼的東

西，歌好聽就好……

彥博：伯父還沒出來？

黃母：剛剛有跟他說了……

蘇母：啊，說到美國——我都忘了要跟心怡恭喜，聽彥博說妳美國電影學校那邊有好消息——

心怡：謝謝，只是運氣好——

蘇母：哪裡！是妳本來就很優秀！正好在出國之前把該辦的事情在臺灣辦一辦。

心怡：我跟彥博也是這樣想。

（黃父上場。）

心怡：爸，這是彥博的爸爸跟媽媽。

蘇父／蘇母：你好你好。

（黃父以肢體表示禮貌，但並不說話。黃父就座。蘇父與黃父雙方似乎認出了什麼。）

黃母：大家吃啊，剛剛大家都沒動手，別客氣。

心怡：（吃了瑞士卷）這瑞士卷真的是滿好吃的，果然是名不虛傳。

彥博：而且跟茶很搭。

蘇母：太好了。

黃父：（低聲）放我出去。

(沉默。)

蘇母：剛剛是不是有什麼聲音？

心怡：沒有啊，哪有什麼聲音？

蘇父：好像是人的聲音……？

黃母：可能是鄰居在說話吧，有的時候隔音沒有很好……

蘇母：(表示理解) 喔……

黃母：對了，剛剛你們說到那個咖啡呀，是從美國寄來的，所以彥博的哥哥現在是在……？

蘇母：對呀，哥哥叫彥均，現在在美國，大學畢業之後去留學，就在美國待了下來。

黃母：喔，那彥博之前沒有想過要去美國呀？(頓) 也好啦，留在臺灣陪父母。

蘇父：我們都是一切尊重他們的意願。

黃母：像心怡呀，就一直很嚮往美國……

黃父：(低聲) 放我出去。

黃母：(故意裝作沒聽見) 現在總算是有機會去美國了，不然她常常在說哪個朋友去了英國，誰誰誰又在日本啊，德國、澳洲什麼的。

心怡：(轉移話題) 這些你們吃完的話，廚房裡面還有。

蘇母：沒關係沒關係，也不能吃太多，剩下的你們還是留著吃。

彥博：而且不是說傍晚已經有訂了一家餐廳？

黃母：是呀，等下時間差不多就可以過去了。

蘇母：是怎樣的餐廳？

心怡：川菜店。聽彥博說你們家愛吃辣？

蘇母：我還好，他爸爸比較愛吃辣。

蘇父：最近也比較少吃了，不過偶爾吃點沒問題。

(沉默。)

蘇母：(笑) 黃爸爸怎麼好像都沒說到話？

心怡：沒有啦，他只是比較喜歡聽大家說話……

黃父：放我出去。

蘇母：(不確定地) 欸？黃爸爸剛剛說了什麼？

黃父：(起身) 我們雖然鬥不過共產黨，但是對付你們還是綽綽有餘。

蘇母：發生什麼事了嗎？

心怡：(試圖安撫黃父) 爸你先坐下，你看大家都坐著，你一個人站起來很奇怪。

(黃父走到蘇父後方。)

黃父：我們來的那一天，就是鬥爭的開始，我們要用你們的床，睡你們的女人，你們有種來報仇好了！

黃母：不好意思。(起身到黃父身邊) 來，我們好好坐下來。

(黃父身體僵硬，黃母即使硬拉也無法移動黃父。)

黃父：走開！走開！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掐住蘇父同時大叫) 我禽你媽的，你竟然說你不知道，什麼事情都死



不承認！我偷你媽的！

心怡：（協助黃母）爸你不要這樣，人家是彥博的爸爸……

黃母：爸爸，我們還是先進房間好了，你不要這樣……

心怡：彥博，來幫忙一下！

彥博：（協助黃母與心怡）伯父我們先進房間喔……

（彥博協助黃母跟心怡將黃父強拉到房間內。但是仍可聽見黃父的叫聲自房間內傳出。蘇父咳了咳幾聲。脖子還因為剛才被掐住有些不舒服。）

蘇母：（對蘇父）你還好吧？

蘇父：還好。沒什麼。

蘇母：（感到莫名所以）剛剛這是什麼狀態？這未免也太戲劇化了，簡直就是……dramatic！（頓）等一下，我們剛剛沒聊到選舉吧？還是說光是選舉的氣氛就讓人變成這樣？我就說吧，選舉真的讓什麼躁鬱症啦憂鬱症啦瘋子啦通通出籠了，還真沒想到給我遇到了。（頓）話說回來，你有看過黃爸爸嗎？

蘇父：怎麼？當然沒看過啊，問這什麼問題？

蘇母：想說他幹嘛針對你？

蘇父：這種行為還需要什麼理由嗎？

蘇母：看起來好端端的，真沒想到……

（心怡上場。）

心怡：伯父，伯母，剛剛真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會這樣……伯父你沒事吧？

蘇父：沒事沒事。

蘇母：可能是最近社會整體氛圍比較緊張還是什麼的……（頓）彥博呢？

心怡：他等下就出來。

蘇母：妳跟他說我們還是先離開好了，不然我看這種情況，繼續待下去也不太方便。

蘇父：是啊，就跟彥博說一聲吧。

心怡：真的很不好意思。

（心怡送蘇父與蘇母離開之後，回到餐桌整個人沉沉地坐在椅子上。不久，彥博自房間出來。）

彥博：我爸跟我媽呢？

心怡：他們先走了。

彥博：走了？

心怡：對啊，這種情況……他們說要先走……

彥博：伯父已經安定下來了。

心怡：……是嗎？

彥博：嗯……他之前會這樣嗎？

心怡：很久沒這樣了。

彥博：很久？

心怡：印象中，小時候，偶爾會……

彥博：嗯……

心怡：之前你們也見過幾次面，你覺得呢？

彥博：很正常啊。不過滿奇妙的，為什麼他要大叫「放我出去」？他又沒有被關起來……為什麼還要叫「放我出去」？還有什麼……？

心怡：（不耐煩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不是，我當然不是第一次聽到。你看吧，這就是我說的，我小時候——天哪——居然——你懂了嗎？當然，不可能——怎麼會——哈哈——偏偏在今天，也不是沒想到——但是，好丟臉——好好笑——你不覺得嗎？（試圖冷靜下來）你不覺得嗎？（頓）今天大概就這樣了，你也先回去吧。

彥博：妳真的沒事？

心怡：（略帶怒意）也只能這樣了。（試圖冷靜）不然怎麼辦？

彥博：確定？

心怡：確定。（頓）我想我還是一個人靜一靜會比較好。

彥博：（略顯猶豫地）好……那幫我跟你媽……還有妳爸打聲招呼，說我先走了。

心怡：好。

（彥博離場。心怡待在場上沉思。不久後，黃母上場。）

心怡：情況怎麼了？

黃母：看樣子暫時是沒事了。

心怡：真是意外，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沉默。）

心怡：但是爸爸怎麼會忽然叫說放他出去？

黃母：我不知道……

心怡：而且他好像是針對彥博他爸爸。（頓）他們之前有可能見過面嗎？還是有什麼關係？

黃母：不可能吧？

心怡：還是爸爸之前，曾經遭遇過什麼事情？要不然無緣無故說「放我出去」也是滿奇怪的……還有其他那些……？（頓）我在問妳問題。

黃母：什麼問題？

心怡：我不覺得爸會無緣無故發作，一定有什麼原因……（企圖找出連結）會不會是……等一下……我記得彥博說過，他爸退休之前是在當法官，該不會跟這個有關係？意思就是……爸之前曾經上過法庭，還是……被關過？（頓）我在問妳問題。

（沉默。）

心怡：可不可以不要有這個沉默——其實我一直有很多問題，關於爸的，為什麼他會不在家，直到我國小五年級才出現——那個時候我不是什麼事情都沒感覺，也不是什麼事情都不會想——

黃母：妳可以問，如果妳想知道——

心怡：我有啊——我小時候有問過，但是妳還記得妳當時說了什

麼嗎？

黃母：……什麼？

心怡：妳說……「永遠」不要再問了——「永遠」這兩個字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就好像一種詛咒——我要一直假裝——

黃母：我忘記了，我有說過嗎？就算有，也是一時說說，誰知道妳會——

心怡：所以現在呢？（頓）「永遠」可以結束了嗎？可以讓我的時間恢復正常了嗎？

## 第五場： 2000年五月

（咖啡店。蘇父坐著，不久後，黃母拿了兩杯無蓋的紙杯裝咖啡上。）

蘇父：謝謝。

黃母：他們說現在只有這種杯子。

蘇父：沒關係。

（兩人靜默了一會兒。黃母喝著咖啡，蘇父則無動靜。）

黃母：不好意思讓你百忙當中還抽空出來。那件事情之後，忙著照顧他，一忙起來就忘記應該要跟你們打聲招呼。

蘇父：妳先生還好嗎？

黃母：有去看醫生，還好。

蘇父：那就好。

黃母：總之，上次發生那樣的事情，很不好意思。

蘇父：這種事情，沒有什麼好不好意思的。

（頓。）

黃母：之前在電話裡面，我有說了一些當時我先生的狀況，但是有些事情，我希望可以當面確認。

蘇父：了解，只要我可以幫得上忙的話。

黃母：所以，你跟我先生是什麼關係……你有見過他嗎？

蘇父：我沒有印象。

黃母：原本我也覺得不可能，但後來聽心怡說你退休之前是在法院工作，所以，有沒有可能，是在某一次的審判還是……？

蘇父：我經手過那麼多案件，不可能會記得。

黃母：但是我怎麼確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蘇父：如果妳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黃母：我的意思是，這麼多年來他都沒有再這麼激動過，所以我才覺得……

蘇父：為什麼你要相信一個……抱歉我必須這麼說，一個不正常的人？但是卻不相信一個可以正常說話的人？

黃母：不正常……？

（黃母情緒突轉，似乎為了壓抑一種悲憤而呼吸不順。）

蘇父：妳還好嗎？

黃母：（調整呼吸）還好。（繼續調整呼吸）在那之後就會這樣，剛開始比較嚴重，好幾年沒這樣了……

蘇父：不好意思。

黃母：醫生說是因為憂鬱的關係……現在好很多了……

（沉默。）

蘇父：不好意思……要是早知道的話……

（沉默。）

黃母：沒事了。（注意到蘇父都沒喝咖啡）咖啡再不喝就要涼掉了。

（蘇父無故地笑。）

黃母：（喝咖啡）其實，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頓）我原本想說，要是今天那個人就在我面前，至少我還可以直接跟他說些什麼……但是……或許就跟你說的一樣，跟你沒關係。話說回來，天底下怎麼可能有這麼巧合的事情呢？（頓）那個時候，我只被臨時通知去開庭一次，我還記得我接到通知的時候，我正在看電視，阿姆斯特壯登陸月球。那個時候我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我在想，別人都在月球上了，我卻在這邊。（頓）我還記得到了法庭上，只覺得法官好年輕，大概就跟我差不多大吧——或許，跟你也是類似年紀——

（沉默。）

蘇父：妳相信世界上有善惡對錯嗎？

黃母：什麼意思？

蘇父：沒什麼，只是想說看開一點，對身體會比較好。執著只是

起於分別心，要是超越善與惡，人間也能是極樂世界。

黃母：（笑）或許是吧……你不會真的相信你說的話吧？

蘇父：這不是相不相信的問題，這是實相的問題，實相就是如此。

（沉默。）

黃母：嗯……我對這方面是沒什麼慧根。不過幸好你今天跟我說了這些，原本我還擔心你跟我先生之間真的曾經有過什麼瓜葛，沒有就好。本來就不可能呀，心怡想太多也就算了，怎麼我自己也……這種事情怎麼可能……而且，就算是真的，我也不可能……算了，這樣就好。（頓）這樣也好。

蘇父：心怡呢？後來心怡還好嗎？

黃母：影響是一定會有的。事情來得太突然，讓她有點措手不及。

蘇父：妳原本都沒有打算跟她說這件事？

黃母：要怎麼說？（頓）小時候說不了，之後習慣了，就覺得沒說的必要了。

蘇父：終究是上一代的事情。

黃母：其實，心怡畢業的時候有想過要出國念書，考獎學金也不是很順利，明明筆試就很高分……面試分數卻……

蘇父：我能理解，這是有可能的。（頓）其實，放到當時的情況來看，或許妳先生這樣子不算不好……

黃母：什麼意思？

蘇父：如果妳先生真的有犯什麼錯，或什麼罪的話，這樣子的結果不算不好……

黃母：結果？你說什麼結果？

蘇父：因為精神上的狀況提早被放出來——

黃母：他不是因為精神的因素才……是因為蔣介石死了。

蘇父：大赦天下也算是最後的德政，不是嗎？（頓）妳先生做什麼也不一定會跟妳說。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甚至很常見，瞞著妻小去成就自己理想的男人……說真的，也挺令人欽佩的。

黃母：他沒有什麼罪。

蘇父：妳確定嗎？

黃母：他沒有。

蘇父：那為什麼會被抓走呢？

黃母：我不知道……

蘇父：（笑）放輕鬆一點，我現在只是客觀地分析給妳聽，不是說他有罪還是沒罪，畢竟我是過來人。

黃母：我真的不知道……

蘇父：在那個時候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有些時候只是因為特務為了要拿破案獎金所以被羅織罪名，或者就將錯就錯。至於法官想要多判或少判也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至於還有一些情況，是親人在便衣特務進到家中的時候，聽到說只是要約去見面聊聊，就告知了行蹤，或者是在威脅之下就提供了些名單，或是資料成為後來的證據，有的時候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都很難說，甚至看似沒有牽連其中的人，可能都是促成了整件事情的一個因素。

（沉默。）

黃母：但是那些人是無辜的，不是嗎？

蘇父：後來的人不一定會這麼看。

黃母：那你怎麼看待他們？他們做的事情……如果是在那種情況下做的事情，就沒有對錯可言吧？

蘇父：所以我就說了，不要有分別心。

黃母：（感到不安地）你想說什麼？

蘇父：我想說的是，我都能了解。

（沉默。）

黃母：所以這不是對錯的問題？

蘇父：我說過了。

黃母：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蘇父：我已經退休了，審判早就不是我的工作。

黃母：你一定知道什麼……

蘇父：我只能說，我都能了解。

（沉默。）

黃母：（彷彿重回當時的心境，但卻又無法完整訴說）我還能怎麼辦？當時我懷著心怡……看著一群人……問我說……然後我就說了……他們問什麼我就回答什麼……我想著心怡，然後我不知道，我告訴我自己他們說很快就沒事就真的很快會沒事……他會沒事，心怡也會沒事……一切都會沒事……然後我想，只有我知道就好了，不會有別人知道，

這樣就好了。

蘇父：如果妳真的遇到了當時參與審判的法官，妳會想怎樣？

黃母：想怎樣……我不知道……（笑）總不能把咖啡直接潑在他身上吧！我不知道……

（沉默。黃母喝咖啡。）

黃母：咖啡真的要涼掉了。（頓）在他被關的那個時候，你知道我探視完之後會做什麼嗎？（頓）我會自己一個人去喝咖啡，靜靜地，在沒有人認識的咖啡店裡，隔著玻璃看著陌生的行人來來去去。（頓）有一次我忽然想到我唯一一次看過的那名年輕法官，我意識到一個細節，就是那個時候他的表情似乎特別僵硬，但是其他比較資深的人卻可以偶爾露出微笑。他的表情讓我想到——或許他不知道他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件事，或許就是因為他最資淺才被推出來？我不知道……我在咖啡店裡面的時候，就常常這樣胡思亂想。

（沉默。蘇父依舊不動。）

蘇父：妳有去投票嗎？

黃母：有啊。

蘇父：那妳投給誰？（頓）陳水扁？反正結果都出來了，聊聊也無傷大雅。

黃母：我沒有投給他——當然沒有——

蘇父：嗯……不過世界真的變化得很快，感覺新的時代就要到了，一切都特別浮動。（頓。想到什麼似地）話說前陣子我還被找去補償基金會幫忙。妳應該有申請吧？要是沒有的話，我也可以幫忙。

黃母：申請什麼？

蘇父：妳不知道嗎？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

黃母：我還沒注意到……

蘇父：（笑）幸好今天妳有找我出來，不然就……總之，妳要是覺得狀況符合資格，可以去申請看看，好歹是一筆錢。

黃母：我再看看。

（黃母喝咖啡。）

蘇父：妳平常會唸經嗎？

黃母：唸經？

蘇父：心經啦，金剛經啦，或是簡單的往生咒，都可以幫助妳帶來福報。

黃母：他不在的時候有一陣子很常唸。（頓）但是他變了一個人之後，我就不唸了。

蘇父：妳知道佛陀的教導可以濃縮成哪三個字嗎？（頓）不抱怨。（頓）如果沒有其他事的話，今天就這樣子吧。

（蘇父伸出手要跟黃母握手，黃母卻雙手緊握著咖啡杯不放。蘇父自覺無趣，離場。）

黃母：（彷彿沒有意識到蘇父已經離場）不抱怨？（頓）不抱怨？（笑）

（黃母將剩下的咖啡潑向黃父座位的方向。）

黃母：不要抱怨。

## 第六場： 時間同第五場，當天晚上

(心怡家。心怡獨自坐著，她在讀一些資料。起身，略顯焦慮地等待，又坐下。不久後，黃母回家，心怡把資料收起。)

心怡：今天彥博說，他爸媽過不久就會去美國了。

黃母：那彥博呢？

心怡：不知道。

黃母：噢，那你們現在的狀態是……？

心怡：不知道。

黃母：那你怎麼想？

心怡：不知道。

黃母：不要一直說不知道。

(沉默。)

心怡：真是覺得好噁心……

黃母：什麼東西噁心？

心怡：我自己。原本還想有機會去美國。離開臺灣。離開這個……

黃父：(自房內)你什麼事情都死不承認，誰相信啊？

(黃母與心怡裝作沒聽見。)

心怡：妳覺得我應該怎麼做？

黃父：(自房內)你要騙誰啊？臺灣人都一樣。

(沉默。)

心怡：其實，與其說我想出國，不如說我想離開你們。

黃母：心怡，妳在說什麼……

心怡：我想離開這裡。

黃母：(彷彿試圖安撫心怡)不要這樣說，妳爸那樣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心怡：我想離開……

黃母：我聽不懂妳在說什麼。(頓)我聽不懂。

心怡：反正妳知道我的意思。

(沉默。)

黃母：長大之後，未來本來就是要自己決定。(頓)如果我是妳，我也會有類似的想法。

(沉默。敲打牆壁聲。)

黃父：(自房內)把那些人通通趕走，趕到海裡去。



心怡：我覺得……好吵。我去看看。

（心怡離開。黃母打開電視。黃母看了一會，把聲音調高，像是要試圖壓過敲打牆壁的聲音。心怡進場，黃母把電視關上。心怡似乎在想些什麼，看著黃母。）

黃母：妳在想什麼？

心怡：爸有跟我正常地說過話嗎？

黃母：妳出生的時候他還在外面……

心怡：所以他有在正常的情況下跟我說過話嗎？就算在我還聽不懂的時候，他有沒有說過什麼？有嗎？（頓）我完全不了解他。我也沒有試著去了解過他。

（沉默。）

心怡：妳知道怎麼去找相關資料嗎？

黃母：什麼相關資料？

心怡：我也不知道，所以才問妳。

黃母：一般人怎麼會知道？

（沉默。）

心怡：妳有聽過這段話嗎……「團結一千兩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

黃母：……妳在說什麼？

心怡：「反抗腐敗政府。」

黃母：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頓）妳是不是去了什麼地方？還是見了什麼人？還是說妳看到了什麼東西？

心怡：沒有啊，妳幹嘛那麼緊張？

黃母：剛剛那些話，是誰跟妳說的？

心怡：爸跟我說的。（頓）開玩笑的！（頓）其實我在爸的書房裡面看到了一些資料，他寫的東西，還有一些報紙……

黃母：妳什麼時候進去的？

心怡：你們去醫院的時候。

黃母：妳怎麼會——妳從國中之後就沒有進去過他的書房了，怎麼現在又——？

心怡：（猶豫該怎麼說）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我不是會跟爸玩關門窗的遊戲嗎？（頓）有一次妳被鎖在外面，妳還記得吧？其實那個時候，我跟爸就在他的書房裡——

黃母：（遲疑地）然後呢？

心怡：然後，他做了一件事。（頓）他這樣。（擁抱黃母）他這樣，很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然後——（鬆開黃母）

黃母：所以妳後來才——沒有聽妳說過這件事。

心怡：我前一陣子回想起來的時候，才發現我根本會錯意了。然後，我才發現我——我好像要重新去理解我到底是怎麼活到現在的——我會不會其實誤解了很多事情——（頓）我還發現了這個。（拿出一張相片給黃母）這就是他在說的，杜鵑花，椰林大道，還有妳。年輕的時候。

黃母：這張照片……我以為已經弄丟了。（頓）妳爸他以前不是

像這樣的，他以前功課很好，口才也很好，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會出國，去美國。他很多同學後來都去了。（頓）妳應該還是想跟彥博去美國吧？想去的話就去，不要之後後悔。

（沉默。以下對話到心怡離場之前，黃母與心怡的態度基調都是冷靜的。）

心怡：妳很希望我去嗎？

黃母：不是妳一直想去嗎？

心怡：那妳希望嗎？

黃母：……我只希望妳不會後悔。（頓）以前考獎學金的事情……我知道妳一定很在意。

心怡：都多久之前的事了！

黃母：反正妳知道我的意思，我是為妳好。

（沉默。）

心怡：在爸的房間看到那些東西之後，有一個念頭一直纏著我，我後來一直在想一件事情……發生那件事情的時候，我在什麼地方？

黃母：……「那件」事情？

心怡：爸被帶走的時候。（頓）我在哪裡？

（沉默。）

心怡：這陣子我一直在想像那個場景，然後我就想我會什麼地方……

（沉默。）

黃母：妳不會出現在那裡，不要有這種奇怪的想法。

心怡：所以是發生在我出生之前？（頓）那是妳懷孕前還是懷孕的時候？

黃母：問那麼細要做什麼？

心怡：然後我知道了，所以當時我在妳的肚子裡，然後爸爸在，妳也在。忽然有一天……

黃母：不要再亂想了。

心怡：那個場景會長什麼樣子呢？或許爸爸不在，然後來調查的人去問了某個爸爸的朋友……但是他沒有說什麼……

黃母：……夠了。

心怡：然後那個人找上家裡，發現只有妳一個人……不對，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還有我……

黃母：不要再說了……我拜託妳……

心怡：然後那個人可能一開始只是問爸去哪裡了，妳不說，他看到妳懷孕了，就威脅說要是妳不說我就——我就——

（黃母無法承受聽到心怡的話，遠離她，好像拒絕繼續聽下去。）

心怡：當然這一切可能都只是我的想像，但是，我就還是會繼續

想——要是我不存在就好了，要是我當時不存在的話，會好一點嗎——要是我……

黃母：（壓抑地）事情就不是妳想的那樣。（頓）有時間去想那麼多，不如去想想接下來的事情。

心怡：有時候我覺得妳看我的方式，好像是我有病。

黃母：我沒有那樣想過。（頓）重點是不要後悔，妳已經花那麼多時間準備，念英文，考試……

黃父：（自房內）暫且饒了你，但是你不可以跟別人提起這件事，必須隨時讓我知道你在哪裡，聽到了嗎？

心怡：好，我知道了。（頓）我去看爸。

（心怡離場。黃母跌坐在沙發上，她看著照片，陷入沉思。）

（場上氣氛變化暗示時間進入深夜。黃父走出，為年輕時候的裝扮，他發現黃母躺在沙發上睡著了。）

黃父：欸，怎麼在客廳睡著了？

黃母：（醒來）回來了？今天又弄到那麼晚？

黃父：有人剛從日本回來。講了一下在日本那邊的情況，還有留學生的活動，話題一開就停不下來——

黃母：留學生就好好留學，多少臺灣人一出去就巴不得不要再回來——大家都還以為你當完兵就會出國，你看你有多少同學都想辦法出去了——

黃父：是啊，出去不回來……也是因為受不了這種不自由的氣氛

——要不是有美國人在後面，臺灣可能連個地方選舉都沒有。

黃母：雖然我不是很清楚你們在做什麼，但是有些事情總是要慢慢來，有的時候也要多為自己的下一步著想——

黃父：又要說出國的事了？

黃母：總覺得你這樣下去——我不知道，有種不好的預感——

黃父：如果要出去的話……但是妳現在懷孕——

黃母：辦法總是可以想的。為什麼你畢業之後還是繼續跟那些人往來，一直往教授那邊跑……

（沉默。）

黃母：在想什麼？

黃父：因為我想活在真實當中。

黃母：真實——？

黃父：不要再相信什麼反攻大陸統一中華的謊言了……

（沉默。黃母去檢查門窗。）

黃父：妳在幹嘛？

黃母：總覺得有人在偷聽我們說話。

（黃父去開收音機。放出〈Moon River〉一曲。）

黃父：那我們先不要說話，來聽音樂怎麼樣？（對黃母的肚子）

心怡來，我們一起跟媽媽聽音樂怎麼樣啊？很好聽喔。（黃父把音量調到最大。對肚中小孩）怎麼樣，聽到了嗎？好聽喔。

（黃母把音樂調小。）

黃母：那麼大聲會吵到人！

黃父：我怕心怡聽不到。

黃母：不要開玩笑！

黃父：在教授那邊，他們都把聲音開那麼大在講事情。

（頓。）

黃母：我這陣子……總是有種不安的感覺。

（沉默。）

黃父：其實他們已經開始抓人了。

黃母：什麼意思……？

黃父：這一、兩個禮拜我可能先不回來了。（頓）如果有人上門，你知道什麼就說什麼——他們要妳說什麼妳就說什麼，要讓心怡在正常的環境下長大……

黃母：正常的環境……？

黃父：不能讓她也一起被……妳知道我的意思，妳知道我的意思嗎？

黃母：我知道……

黃父：那妳知道該怎麼做嗎？

黃母：我……（念頭轉換）但是……不會啊，一定不會發生這種事情。（頓）上次我們不是才說要一起去碧潭划船，一直都沒去，一、兩個禮拜之後你回來，我們就一定要去。

黃父：但是妳還是要做好心理準備……

黃母：根本不會發生的事我為什麼要去想？（頓）我之前就叫你好好念英文準備出國，如果我們現在就在國外的話，就不會……我們現在就……

（沉默。〈Moon River〉仍低聲放著。）

## 第七場： 時間同第五場，當天晚上。

(彥博家。)

蘇母：結果後來你怎麼跟她說？

蘇父：我自自有分寸。

蘇母：反正她也不能怎麼樣，幹嘛還要見面？所以你到底說了什麼？

蘇父：是什麼就說什麼。

蘇母：她就這樣相信你的說辭？(頓)你想這背後會不會有什麼？

(蘇父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蘇母：你不擔心對方去告知媒體還是相關單位的？

蘇父：她不會做這種事。

蘇母：妳確定？

蘇父：(輕鬆地)不用擔心。

蘇母：難保她不會改變心意——

蘇父：妳怎麼會這麼疑神疑鬼，都要去美國跟寶貝兒子見面了，還想這麼多——

蘇母：要是他哪天開始亂講話……(忽然想到)等等，精神病病

人講的話也不能採信吧——我怎麼現在才想到？根本……根本就不會有人相信他。(釋然地笑)我就是太多慮了……

(自覺地恢復冷靜)真是不像平常的我。

蘇父：(想到什麼似地)心怡的媽媽是很標準的臺灣人。

蘇母：你是說哪種？

蘇父：(思考如何用字)溫柔敦厚的那種。(頓)但是她沒有投陳水扁。

(兩人笑出聲。)

蘇父：然後我只差沒說我投給陳水扁。

(兩人笑得更開懷。)

蘇母：不過，算起來，可能我們跟黃先生黃太太他們，曾經在大學校園裡面擦肩而過也不一定。

蘇父：什麼意思？(頓)妳應該沒有……？

蘇母：我只是在說一種可能性。(頓)不過說到那個時候，我記得你說你都會叫那些人好好保重身體，出來才可以重新生活……

蘇父：妳在說什麼時候？

蘇母：當然是你以前在法院工作的時候，不然是什麼時候？(頓)你還記得有一次你提到同事被上面點名要調查，說是判決結果跟預想的不一樣什麼的。那個時候你說得就好像是發生在你身上，那個驚慌的表情我現在都還記得。

蘇父：現在說這個幹嘛？

蘇母：怎麼了嗎？就是現在才可以當作笑話說出來。

蘇父：我早就忘了。反正……（轉換話題）新世紀的重心必然會是在大陸，臺灣這邊怎麼變化，都不會影響大局。之前抱美國老大哥大腿的時代也差不多了。

蘇母：是啊……彥均也確定接下來就要到大陸去了。

蘇父：這也是遲早的事，畢竟語言文化相通。

蘇母：語言是相通，但是彥均根本就已經是個美國人，文化大概還是有所隔閡……

蘇父：很快就能適應了。

（彥博上場。）

彥博：（對蘇父）跟心怡媽媽見面還好嗎？

蘇父：沒事了，不用擔心。

彥博：真的？

蘇父：難道是假的？

彥博：我有事情想問你。

蘇父：今天還有功課要作，想說什麼其他的等下再說。

（蘇父離場。從書房隱約流出蘇父所播放的《佛說阿彌陀經》誦經聲。）

彥博：你們到美國之後要做什麼？

蘇母：你爸自然會有所安排，不用擔心。

彥博：不過，為什麼啊？

蘇母：什麼為什麼？

彥博：忽然決定要過去……

蘇母：也沒有忽然，一直都有在想，就是安排之後的生活。

彥博：跟選舉有關嗎？

蘇母：不能說有，也不能說沒有，總之就是一個大環境的氛圍吧……

彥博：那我之後想搬出去。

蘇母：可以啊，反正我們這邊也可以租出去。

（沉默。蘇母覺得佛經的聲音有點惱人。）

蘇母：今天好像放得特別大聲，你等一下。

（蘇母離場。彥博看著牆上的書法。佛經聲音降低。蘇母上場。）

彥博：最近爸作功課的時間好像變長了？

蘇母：怎麼忽然關心起你爸了？

彥博：沒事。（頓）只是我很好奇，這些東西到底給他帶來了什麼——

蘇母：「思正念，行正道。」他大概會這麼說吧。按照佛祖的教誨行事。

（彥博陷入沉思。）

蘇母：你在想什麼？

彥博：我在想妳剛剛說的話。

蘇母：有什麼好想的，聽聽就算了——

彥博：……爸開始學佛，是他當法官之後吧？

蘇母：是啊。

彥博：所以爸會覺得，他之前做的事情都是佛祖的意思嗎？

蘇母：我想他會說事情沒這麼簡單，我們在人類的維度所看見的好壞，從更高的維度來看會有我們不知道的意義，所以不能由人類來下判斷。

彥博：……我聽不太懂。

蘇母：我只是重複你爸的說法而已。

彥博：我以前都沒聽過——

蘇母：以前是因為你還小——

彥博：但是我現在已經不小了——

蘇母：所以不就跟你說了嗎？幹嘛？有什麼不滿嗎？

（沉默。蘇父上場。）

蘇父：怎麼了嗎？氣氛好像有點凝重？

彥博：話說前幾天不是有收到哥從美國那邊寄來的咖啡？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蘇母：對啊，都還沒喝，說是他太太挑選的，應該要跟人家說一下我們喝過的感覺。（頓）真是期待，不知道味道如何……

（蘇母離場。）

彥博：剛剛有些話還沒說完……

蘇父：你想說什麼？

（沉默。）

蘇父：你還有在跟心怡聯絡吧？

彥博：有。

蘇父：會講到這方面的事情？

彥博：會。

（沉默。）

彥博：你後悔過嗎？

蘇父：後悔過什麼？

彥博：當法官。

蘇父：心怡跟你說了什麼？

彥博：沒說什麼。這跟心怡爸爸無關，只是我自己想問。

蘇父：後悔？當然不會後悔。我當年都是依法審判。

彥博：但是當年的法律是有問題的。

蘇父：最重要的是要依照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果是現在，我就依照現在的法律，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彥博：所以你覺得人權是什麼？

蘇父：忽然跟我談起人權來了？真不像你。

彥博：可以回答我嗎？

蘇父：一個社會要有基本人權，這是當然的。但是國家要安全，

社會要安定，也必須有些權宜措施。

彥博：你覺得自己曾經是……壓迫者嗎？

蘇父：哈哈，不要用這種政治正確的用語來簡化問題。當年環境是戒嚴時期的軍法，你用現在的標準來看我，物換星移，這是不公平的。

彥博：那你怎麼想黃爸爸現在的狀態？心怡說他以前是臺大畢業的，結果後來出來之後只能去臺大當清潔工……

蘇父：工作沒有貴賤之分，只要是他自己想做的——

彥博：天啊，重點不是這個，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你到底怎麼想……過去做的事情？

蘇父：我問心無愧。我服務的初衷都是一樣的。擔任什麼職務，就做什麼事情。唯一的原則，就是一切依法處理。（頓）而且很多事情比你想像得更複雜……

彥博：或許吧。

蘇父：你想問的就這些？

彥博：（遲疑了一下）那如果我出生在那個年代，一樣念完大學，然後過幾年就莫名其妙被抓了，你會怎麼想？以一個父親的角度。

蘇父：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彥博：我只是沒辦法不去想，那種在我這個年紀人生被中斷的……感覺。如果你知道心怡的爸爸後來會變成這樣，你還會作出一樣的決定嗎？

蘇父：作出什麼決定？……怎麼說得一副……

彥博：心怡有跟你通過電話吧？

蘇父：所以是她跟你說了什麼？

彥博：她說你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你只是說，你忘了。（頓）經手太多案件了。

蘇父：……你可以直接問我。

彥博：……因為我不想直接知道。（頓）但是我聽到心怡的說法，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蘇父：怎麼回事？就是我忘了。

彥博：（苦笑）你忘了。（頓）你忘了。

蘇父：反倒是你自己跟心怡的關係……

彥博：她這段時間根本沒心思想這個，光是她自己在整理她自己就已經……

蘇父：告訴她，一切都是業力因果，諸法無相，諸行無常。我到現在這個年紀了，已經沒有什麼特殊的分別心，只追求凡事不要抱怨。你們還年輕，很多事情沒辦法參透也是可以理解的。

彥博：業力因果業力因果。

蘇父：怎麼了？

彥博：沒什麼。

蘇父：（拍彥博的肩）就只是需要時間。

（沉默。）

彥博：之前心怡有問過我，關於你跟媽退休前在做什麼，然後我才發現，我知道的好少。（頓）我們好像沒有真正交談過。（頓）但是我剛剛發現，就算說的話變多了，也好像跟沒說一樣。其實我——



蘇父：（突然情緒上來）我該說的都已經說了。（軟化）就是這樣。

（蘇父離場。彥博環顧四周。他看著書法作品，想到什麼，去找了一枝紅色粗墨筆，在書法作品上塗鴉。看到蘇母的花作也亂折一通。然後若無其事地坐著。不久，蘇母準備咖啡出來，發現花作遭到破壞，不動聲色。）

蘇母：這是怎麼一回事？是想要表演前衛插花嗎？

（彥博不回答。）

蘇母：（也注意到書法作品被破壞，一邊倒咖啡一邊說）這些是你爸爸要拿去展覽的作品，現在弄成這樣……

（蘇母將書法作品重掛，以背面朝外。）

蘇母：所以你剛剛跟你爸說了什麼？你們是不是講到心怡那件事？還是怎樣？

彥博：沒有。我們什麼都沒講到。

蘇母：別當我耳聾，我剛剛在後面都有聽到，什麼人權正義 blahblahblah。（頓）少去學別人講一些政治術語，那些東西都是用來洗腦年輕人的，被利用都還不知道。（頓。喝咖啡）當初你爸他們部門的人都聚在一起學佛，因為很多時候沒辦法下判斷，就需要一個更高的指引來當作心靈的寄託。我最記得的是，你爸說佛法裡面有提到：「依法

不依人。」這句話每次都讓他心情安定很多，他說，遇到難以判斷的情況，先把人的因素排除，只要考慮法的因素，就會簡單很多。（喝咖啡）你不喝咖啡嗎？不喝會涼掉。（頓）他還說，只要是法所允許的，就是正確的，法的範圍，就是正義的範圍。但是事情還沒這麼簡單，真的遇到難題的時候，他就會開始用書法抄寫佛經，抄一抄心情就安定下來……其實你爸爸是很愛你的，雖然他都沒有說……我想學佛多多少少也有點影響，要是他年輕的時候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哎，說到底，心有罣礙才是真正的恐怖。能真正做到不在意，才是最高的境界。你看，像我這種人都可以體會這種道理。（頓。喝咖啡）真的不喝咖啡嗎？好喝欸。哎，不過說了這麼多，偷偷告訴你，其實這些鬼話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不過這個就不要跟你老爸說……

（沉默。）

彥博：你們是星期六晚上的飛機吧？我想說我可以開車送你們過去。

蘇母：總算這次主動開口，有長大。

彥博：只是想要確認你們真的安全離開了。

蘇母：講什麼？後面這句話有點多餘。這只是玩笑話而已，對吧？（頓）其實說現實一點，你跟你哥可以長大，還有送你哥出國的錢是怎麼來的？還不是要靠你爸——而且他只是沒說，其實他都有在想你跟心怡到美國之後的事情。不

過既然心怡現在說要先休學，那就沒辦法了。我說這些只是要讓你知道，你爸在你不知道的時候做了很多事。他本質上還是個好人，又不是什麼壞人。

(沉默。)

彥博：我在想要怎麼做才對……我是說心怡。

蘇母：就像之前跟你說的，你爸跟我其實不想影響你們什麼。

彥博：聽起來是在推卸責任。

蘇母：這不叫推卸責任。

彥博：推卸責任。

蘇母：如果講沒兩、三句就這樣，那我們乾脆都不要講話算了！

(頓)之後帶心怡去美國。

彥博：她就說她不想去了。

蘇母：她想去。(頓)只要是臺灣人都會想去。她需要一段時間來改變想法。

彥博：她說她有一種罪惡感……

蘇母：跟她說不需要有那種感覺。

彥博：怎麼可能？妳又不是她，說得那麼容易。

蘇母：我就是一個旁人，這沒什麼好否認的。不過，她說自己有罪惡感這件事情，就是想要降低自己的罪惡感。承擔罪惡感需要勇氣，但是擺脫罪惡感需要更大的勇氣。Courage，知道嗎？(頓)不過說真的，我想，我跟你爸到美國對你們來說，說不定是一件好事，這樣你跟心怡之間可能就會有更多的空間，我是指心理上的。你們之後如

果想在臺灣自己有什麼安排，我跟你爸也不會多過問什麼。

彥博：妳是認真的嗎？

蘇母：當然啊。蘇彥博，你今年幾歲了？

彥博：幹嘛明知故問？

蘇母：剛剛才說你有長大，那就請你真的長大好嗎？不要每件事情都——

(傳來垃圾車的聲音。)

蘇母：如果你真的長大了，今天可以請你去倒一次垃圾嗎？

彥博：……垃圾在哪裡？

蘇母：還問垃圾在哪裡？我都已經收到陽臺上了——另外還有這些(指向牆壁上的書法作品)順便也拿去丟了。

彥博：確定？

蘇母：當然啊，自己製造的垃圾自己拿去丟。

(彥博猶豫。)

蘇母：還在那邊發什麼呆？

彥博：(收拾著自己破壞的書法作品，想到了什麼)在妳跟爸出國前，我想請你們吃頓飯。

蘇母：怎麼了？突然說這個？

彥博：你們這趟去就要待很久，這是應該的。還有當作……跟爸的道歉，剛剛把他的東西弄成這樣。

蘇母：好，知道知道。你爸一定會覺得比起兒子主動請客，書法

作品算什麼？他會很高興的。（頓）不過你要快點用跑的，不然垃圾車要開走了。

（彥博拿著書法作品離場。蘇母看著空蕩的牆面，邊笑邊喝咖啡。不久，蘇父上場。）

蘇父：（注意到書法作品不見了）欸——那個——

蘇母：你一定想不到剛剛發生了什麼事——（頓）彥博說，在我們出國之前要請我們吃飯，這應該是第一次兒子說要請我們吃飯吧。他啊，也終於長大了——

（頓。）

蘇父：噢，是嗎，這樣啊……

（蘇母收拾咖啡，離場。蘇父獨自面對空蕩的牆面。）

## 第八場： 2000年仲夏

（醫院大廳。大片落地窗，採光良好，外頭綠意盎然。心怡與黃母坐在長椅上。）

黃母：說起來很奇怪，其實我還滿喜歡來這家醫院的，很寬敞明亮……不過妳跟彥博約在這裡，就有點奇怪了。

心怡：他不會介意的。

黃母：我知道。

心怡：倒是爸很有趣，三不五時就在問說彥博在哪裡……

黃母：大概他也是希望你們可以……

心怡：嗯，或許吧。

（彥博進場。）

彥博：（對心怡）欸。（對黃母）伯母好。

黃母：剛剛才在跟心怡說，約在這邊真是不好意思。

彥博：不會啦，怎麼會。

心怡：我就說吧。

黃母：那你們先聊，我去看爸爸。

(黃母離場。彥博與心怡並不急著說話，兩人保持默契的沉默。彥博往四處看了看。)

心怡：(彷彿是準備好才說出來似地)其實你也知道，這陣子我一直在整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事情好像過了很久，又好像昨天才發生一樣。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是我媽在照顧他。(頓)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病因，我媽總是說小孩子不要管那麼多。(頓)長大之後，我只是很單純地想說，只要好好照顧他就好了，不用去追究什麼，習慣了——我就這樣習慣了現狀，如果現狀可以一直維持下去就好了吧，跟其他人比起來，我爸可以復原到那樣的狀態，已經很好了。(頓)可是現在當我回想起這一切，我會覺得好像被什麼東西背叛了……或者是說，我好像被我自己背叛了……(頓)我甚至會覺得發作的他，才是完整的他，正常的他，而一直以來冷感的自己，可能才是那個有病的人……

(沉默。)

彥博：都會好轉的。

心怡：真的嗎？

彥博：重點不是已經發生的過去，而是未來，我們自己決定的未來。

心怡：……未來嗎？

彥博：妳有發現嗎？這陣子就算我們有見面，但其實好像都是妳

在講妳的感覺或是發現……我想說的是，妳有想到我，或是我們嗎？

心怡：當然有，所以我之前才問你要不要來這裡。

彥博：……來陪妳爸當然好啊……

心怡：但是，我不知道你之後要怎麼跟我媽相處。

彥博：(略帶猶豫)剛剛見到面的時候……感覺還好。

心怡：你還不懂嗎？那就是她最擅長的東西，這麼長一段時間，讓一切都看起來沒什麼，好像什麼都「感覺還好」。(頓)但是我就是不想要這樣。

彥博：……那妳覺得我該怎麼做比較好？

心怡：(想到什麼笑了一下)或許，與其說我希望你來看我爸，還不如說我真正希望的是你來看我媽。

彥博：說得好像是妳媽生病一樣……

(心怡不自禁地深呼吸了一下，似笑非笑。)

彥博：不好意思，好像不應該這樣說……不過，妳還是沒說妳覺得我應該怎麼跟妳媽說。

心怡：……我也不知道。

(黃母帶著黃父上場。)

彥博：(對黃父)伯父好。

(黃父沒有特別反應。他坐在長椅上。)

心怡：爸，人家在跟你打招呼，要回人家啊。

彥博：沒關係啦。

心怡：（對黃父）這是彥博啊，你不是說想要看看他？

黃母：（對黃父）對啊，彥博來了耶。

（場上隱約出現總統選舉造勢的聲音，但只有黃父聽得見，其他人都沒有反應。黃父聽那幻覺似的聲音聽得逐漸出神入迷，並與以下對話與動作並行。）

（黃父伸出手，像是要跟彥博握手。彥博不確定該如何反應。）

心怡：他要跟你握手啦。

彥博：（表示領悟）喔。

（彥博跟黃父握手。結束後大家不知該接什麼話。）

黃母：（打破沉默，對彥博）他好像想要跟你說什麼話的樣子。

（沉默。）

黃父：（臺語，溫柔地）你說是不是？

（沉默。）

心怡：哈哈，又來了，之前選舉的時候他就愛盯著電視看，人家講什麼就跟著講什麼，真的是，選舉都結束那麼久了——

黃父：（臺語）你愛臺灣嗎？

心怡：（試圖自制地）哈哈哈哈哈……

黃母：（對心怡）妳在笑什麼啊？

彥博：我是不是先離開比較好……？

心怡：哎喲他只是電視看太多了。

黃父：（相對激動地。臺語）你愛臺灣嗎？你愛臺灣嗎？選舉——很重要，你知道嗎？

（心怡繼續笑著，黃母不知所措，彥博設法抽開黃父握住的手，往角落移動。黃父的幻聽逐漸淡出。黃母阻止他，要他冷靜。）

黃母：（對黃父）你不要這麼激動，會嚇到人家……

（黃父坐在長椅上，持續斷斷續續喃喃自語：「這就是愛臺灣，你說是不是？」「你愛臺灣嗎？」，但聲音並不明顯。）

心怡：（對彥博）你躲那麼遠幹嘛？沒事了啦！

（黃父幻聽的聲音完全消失。他的神態也恢復正常。）

黃父：（注意到彥博）彥博，你來啦？怎麼站在那裡？

彥博：沒有啦，沒事。（走近黃父）伯父，你今天氣色看起來很好耶。

心怡：爸你之前不是說想要看看彥博？

彥博：……伯父你有想說些什麼嗎？

黃父：（彷彿陷入回憶）我不能說，我出來的時候已經保證過不能說，否則我會被抓回去，會有懲罰——

彥博：不會有人抓你回去，伯父，你在這裡很好，沒事。

黃父：……你真的想知道我要說什麼嗎？還有人想知道嗎？

（頓。再次陷入記憶，彷彿在複誦別人說過的話）我們一進來就出不去了，將來你還有出去的一天，你千萬要記住……我們一進來就出不去了，將來你還有出去的一天……（彷彿又想到另一段文字）有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臺灣急速地展開著……這個組織正在迅速地擴大著，這個運動正在有力地展開著……

（沉默。）

彥博：（不知所措反而笑了出來）不好意思伯父我真的聽不太懂……

黃父：今天天氣很好。

心怡：（趁機轉移話題）爸，還是你要先到外面走走？

黃父：好啊。

黃母：那就去外面走走。

心怡：我也去透透氣。

（心怡帶著黃父離場。）

黃母：剛剛發生的事情，不要介意。

彥博：不會啦，怎麼會……

黃母：那就好。

（沉默。）

彥博：伯母，我只是在想……

黃母：你跟心怡的事情？就看你們自己……我覺得心怡其實還是想出去的。

彥博：伯母妳好像很希望心怡出國。

黃母：我只是希望她不要後悔。（頓）其實我跟她講得很實際，要是有什麼經濟上的需要，家裡也是可以負擔。

彥博：但是她也有可能就不去了。

（沉默。）

黃母：那你呢，你怎麼想？

彥博：明年我哥就會從美國去大陸工作，我爸媽他們是說要是我跟心怡要去美國的話，就可以直接住在我哥跟他太太現在住的那邊。

黃母：你跟你爸媽常聯絡嗎？雖然只見過一次面，但是感覺得出來他們很關心你。

(頓。)

彥博：其實在他們出國前，我們發生了一些小……爭執，不過很快就沒事了。

黃母：噢，那很好啊。

彥博：因為我好像是那種……很容易有罪惡感的人。

(沉默。)

黃母：其實時間拉長一點，很多事就沒那麼重要，人也自然會回到慣性的軌道上。心怡她現在這樣只是比較敏感……

彥博：這段時間她會有很多想法，我也覺得這都很正常。

黃母：(不自覺笑了出來)心怡跟你在一起，真的是……

彥博：啊？

黃母：沒事。

(沉默。)

彥博：……伯母有想買些什麼吃的還是喝的嗎？

黃母：不用麻煩了。

彥博：伯母不用客氣啦，都那麼熟了。

黃母：……如果你想去心怡家就去找她。

彥博：伯母，那個——

黃母：(笑。切斷彥博的話)我想自己在這裡待一下。(彷彿才真正感受到落地窗外的陽光與綠意)啊，這裡採光真的很

好，你看外面那些樹，夏天的陽光真的讓一切充滿生命力。如果……三十年前的夏天什麼都沒有發生的話，現在的我還會坐在這裡嗎？(頓)你跟心怡就真的開始新的生活吧，心怡她一直想離開，但又放不下。其實她不知道的是，我還真有點期待她離開家之後，只剩我跟她爸爸……(略帶感傷)就好像……可以讓那個夏天重新來一遍……(自我解嘲地)唉，哈哈，我在講什麼天馬行空的話……人真的是很奇妙，好像一點點觸發就可以脫離現實胡思亂想……(急切地)唉，你怎麼還待在這裡？

彥博：(猶豫該怎麼開口)伯母，有件事情想跟妳說——

黃母：什麼事情？

彥博：……對不起。(頓)我的意思是說——

黃母：噢——我知道。(頓，笑)彥博，你有看過鬼嗎？

彥博：鬼？

黃母：只是忽然想到，以前我去看心怡爸爸的時候，在回家的路上偶爾會找間咖啡店，坐在裡面看路上的人，那個時候已經跟很多人都疏遠了，結果有一次，我看到大學時候很好的一位朋友正要過馬路，我就立刻出去想要跟她打聲招呼，結果我一走到路上，她的表情——就跟看到鬼一樣，雖然那個表情只是一閃而過，但是我卻記到現在。

彥博：後來呢？

黃母：後來——她就裝作沒看到我，從我旁邊走過去。(頓)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忽然想起這件事。

(沉默。)

彥博：其實心怡之前有問我，之後要不要陪伯父來醫院。

黃母：她這樣說？

彥博：她沒提過嗎？

黃母：還沒聽過。（頓）但是聽起來滿好的。（頓）畢竟我也希望你們……嗯，去心怡那邊吧，感覺她爸爸好像很喜歡跟你說話……

彥博：好，我去看一下。

黃母：然後，可以買可樂，他最近喜歡喝。

彥博：（笑）好，沒問題。

（彥博稍微遲疑，離場。黃母看著彥博離開，坐回長椅，盯著地板，似乎想起了什麼，又笑了起來，然後表情茫然看著落地窗外。不久，心怡回來，也坐在長椅上。）

黃母：只有彥博跟他，沒有問題嗎？

心怡：沒有問題啊。

黃母：他們都在聊些什麼啊？

心怡：聊什麼……他們——就——總是有東西可以聊吧。

黃母：（不自覺地重複）總是有東西……（頓）那就好。

心怡：……好什麼？

黃母：沒什麼。

（黃母起身，看著別處，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心怡則是看著黃母。）

（劇終。）